

§ 第三眼修煉

西元前五五二年。

在米利都的兩年間，畢達哥拉斯初次有系統地探究自然的秩序。

他明白了潮汐的節律、天象的對稱，也略知政治的冷酷：米利都正夾在呂底亞與波斯之間，名義上效忠克羅伊索斯，實際上已派使節與波斯接觸，商議中立條約。

城內氣氛緊張，商旅與學者議論戰事，泰勒斯與他的學生們開始思索如何在帝國更迭中保存『理性之火』。在波斯帝國的陰影之下，愛奧尼亞的城邦如何苟存，何以自立。

然而，比起權力與戰爭，他最大的收穫，是遇見了地晶靈瑠珂。那是他理解「地之理性」的開始。

他繼承了自泰勒斯以來的「邏格斯(logos)」傳統，開始對幾何命題進行系統性的邏輯證明，這是古希臘理性精神的奠基時刻。

但是畢達哥拉斯傳承了廣成子先天之氣，又擁有地、水精靈，一方面他傾向神祕主義，另一方面後來畢氏學派在數學與幾何方面追求嚴密的證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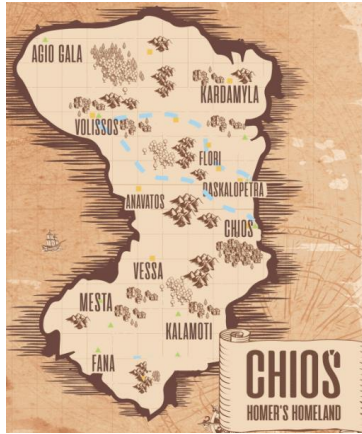
對畢達哥拉斯學派而言，數學本身就是最神聖的東西。他們的理性（研究數學）與神祕主義（信仰數學的和諧是宇宙的本質）是一體兩面的。

當他準備啟程往埃及時，瑠珂對他說：

「若不先洞察自身的內光，便無以承載尼羅的奧祕。去希俄斯島吧，在那裡，你將看見你內在的太陽。」

優媞婭則笑著補充：

「而我會為你化作水，讓那太陽映入你的心海。」



兩日後，他們航至希俄斯島。

海風捲著鹽氣，遠方的群山如灰藍的獸伏臥海際。

奧林皮溶洞(Olympi Cave)在希俄斯島南方。

瑠珂引路，他們穿越橄欖林與石灰岩的崖道。午後的陽光傾斜，碎光在岩壁間閃爍。走到山腰，便見一道縫隙隱於常春藤間，那便是奧林皮溶洞。

洞口狹窄幽蔽，如大地特意掩藏其喉嚨。甫一進入，溫度驟降，呼吸中帶著潮濕的礦味。四周壁面滲出青綠色的磷光，像是被封印的群星在暗處緩緩甦醒。

再往內行，便聽見低沉的水聲，似心臟的脈動。那是洞底的石池，泉水清澈如鏡，倒映著洞頂的鐘乳石與磷火之流。

池畔有一方天然的石台，紋路如環形波紋。

瑠珂踏上去，指尖一點，光線沿著紋路擴散，化作一圈圈淡藍色的能量晶脈。她輕聲說：「這裡是地心的節點。你若靜坐於此，地之脈會與你之炁相合。」

優媿婭則展開手臂，水氣自她體內流出，化作薄霧輕覆整個空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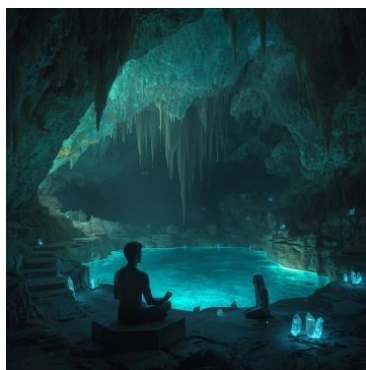
她的聲音柔如海浪：「讓心沉入靜海，讓呼吸化為波。」

畢達哥拉斯盤坐於石台中央。

他閉上眼，將意識聚於眉心。那裡，正是古老的「奈特拉」——濕婆之眼，通往靈知的門。

他緩緩調息，導引先天真炁，自丹田升至喉輪，再上至眉間。

瑠珂的能量水晶在他四周發出低鳴，彷彿地脈正在與他對話。



優媿婭則化為流光的水幕，輕輕包裹住他，使他感覺自己漂浮於清澈的泉中。

時間似乎不再流動。

他看見體內的氣脈如河道交錯，心跳如雷，血液化為明光的流體。

他再度凝神，將注意力收回眉心。那一點微光忽而擴大，從黑暗中透出一縷耀眼的藍色，彷彿宇宙初

開時的微光。

瑠珂低聲吟誦古老的音節：「Ka-ra-Om——」
優媞婭則在他耳邊呢喃：「看見內在的海，不必害怕它的深。」

他的靈識緩緩離開肉身，俯瞰自己如坐於光之蓮座。洞內的磷光化為繁星，星與星之間有細絲相連，構成一個無限延展的幾何體。
那正是他在米利都學會的幾何原理——此刻卻化為宇宙的形體。
他忽然明白：數學不是人創造的工具，而是宇宙呼吸的節奏。

三天三夜過去。
洞外的海潮漲退，星月輪轉，而他仍懸浮於石台之上，呼吸幾乎停息。
第三夜的黎明時分，一道光從洞頂垂下，直射他的眉間。
那光並非外來，而是他內心的「目」回應了宇宙的「眼」。

一瞬間，他的意識穿越了身體的界限。
他看見了：
——地心的熔火如何在旋律中呼吸；
——海洋的波如何循數之律起伏；
——星辰如何在不可見的線上舞蹈。

他看見「和諧」本身。



當他再次張開眼，洞內的光全都湧向他體內。
他感到一股浩然真氣由內而外漲滿全身，連空氣都隨他的呼吸而顫動。

他緩緩起身，雙臂展開，衣袂如浪。
輕輕一揮，石台上的水晶皆化作細光飄散，洞壁的磷火順著他手勢流動，宛如天地共鳴。

瑠珂與優媞婭相視而笑。

瑠珂說：「你已開其眼，不再只是看，而是被看。」
優媞婭則補上一句：「海與地都願為你證明，因為你已聽見它們的聲音。」

畢達哥拉斯向兩位精靈微微頷首，目光穿透洞外的晨霧。
他知道自己即將離開希俄斯島，前往埃及——那裡有更深的秘儀與試煉。

然而此刻，他的靈魂已如透明的晶石，身體慢慢浮在平台上方，體內浩然真氣充沛，於是伸展手腳，一揮衣袖，飛出了溶洞。

陽光穿過薄霧，灑在他眉心的第三眼上。
那裡微微發光，如一點不滅的晨星。